

◀ (上接10版)

自毁之耶,诸公之人格,名誉,生命,血肉,想决不止三千万乃至较多金钱可为代价,又宁能自行之耶,诸公谋国事劳,或未深悉此事,而诸公手下役使之徒,未必不为卖国市侩可诛之徒所欺,而转以欺诸公,则诸公人格名誉,将卖于此辈之手,而使此辈可诛之徒,反饱饫诸公卖身之钱也,纵曰抵抗,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,以与邻人讼,非不当讼也,如此讼虽胜,其如有余辱何,同人等闻之痛心切齿,故敢不避一切忌讳,竭其至诚,为吾数千年祖宗之文明结晶,全民族之灵魂命脉,向诸公请其垂死之命,务恳诸公哀念中华文物,毁灭倒卖之余,万不存一,惟此区区,一线仅存,应为祖宗留成绩,为子孙争光荣,以保障此故宫古物之完整,诸公诚匪受尽言乎,则请实行下列各项:

(一)明令故宫古物,不得迁移,以息国人惊疑,以绝国贼阴谋。

(二)努力从速筹划在“迁移政策”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方法。

(三)允许全国合法团体,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。且故宫文物,最足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明之代表,近数十年来,国外人士,渐加注意,且颇有人从事研究,则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,亦我民族对于全世界文化应尽之义务,故虽狂妄,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,若今日国家失地,尚未收复,而民族文化,先已自毁,恐孝子慈孙,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,为诸公重思之,且有以明示也。专此敬颂勋祺,洪业,陈寅恪,顾颉刚,吴其昌,顿首,九月一日。《北平晚报》1932年9月1日、9月2日)

陈寅恪他们这份质问国民党政府的公函9月2日被国内各大报竞相刊发,关注故宫古物迁移抵押消息的热度陡增。当日,《北平晚报》发表短评说:

昨日论故宫出售古物问题后,又获读清华教授陈寅恪顾颉刚等上政府公函一件,反对古物迁移抵押。吾人即对故宫古物素极注意,故对此问题,于今日亦愿表示些许意见。

据陈寅恪之公函称,现有奸人拟于时局紧张后,以迁移为名,实行押卖,故陈寅恪建议三点,(一)故宫古物不得迁移。(二)筹迁移政策以外之妥善保全方法。(三)允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。

吾人对于陈寅恪之意,以为不论是否果有阴谋家欲劫持故宫古物,实亦应采用上述办法。

盖古物迁移,将有损失,本

为定理。即于承平之日迁移,亦所难免,况于时局紧张仓皇中行之,故即无野心家欲行劫持,拟迁移为保存古物之法,亦不妥也。

吾人作如是言,相信必有人反对。以为不行迁移,古物将全被毁,其实不知届夫平津被毁之日,国已不国,需古物何为?《短评:故宫古物迁移问题》,《北平晚报》1932年9月2日)

9月3日,北平《益世报》也发表社论《故宫文化重器保存问题之感想》,对此给予关切。

9月4日故宫博物院为此发表声明进行分辩,对于处分金器以及传闻抵押古物事,致函各报馆,并答复陈寅恪等人的质询:

声明书:迳启者,近日以来,各界人士无不以本院保存古物问题相惊疑,以诸君子之殷忧启圣,而本院同人之诚信不孚,两两对照,既感且惭,儘有事实可凭,亦何所用其辩护,惟是爱我者奔走相告,传说者附会宜深,甚至累及政府威信,国家声誉,兹事体大,不容默尔,敢申数言,为国人告。

今兹所白,应分两事,其一,……其二,则为迁移抵押问题,此事亦本院同人初意,仅知其为保存安全问题,不谓辗转传说至于如此,此事外关国际,内系治安,同人职责所在,自不能不未雨绸缪,亦未便筑室道谋,执途人而异语以原委亦知责任重大,事变难料,昼夜忧思,不遑启处,适因库房幸将落成,而铁架无款置备,遂有先装木箱入库为最低限度之保存地步,一面请示政府,筹策万全,不谓诽议渐兴,责言烦至,同人于是有招待新闻界参观仓库,以此意公之各世之举,当时复有人责以国事正在危殆,仓库不宜公开,尤不宜以备敌之谋,尽量宣示为言,同人等实通处此,左右为难,外维国事之凌夷,内感处事之棘手,直至欲哭无泪,啼笑皆非,然犹以为自此以后,多得一部分之谅解,则多助之,至于无办法中,或求得比较妥善办法,亦未可知,不谓众口铄金,推演愈甚,文电宣传曲折附会,甚至经过如何,计划如何,线索如何,价格如何,历历如绘,抑若真有其事者,通常流言不足为怪,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,亦复不蒙省察,为此不经之谈,加以肯定之语,曾参杀人,似成定讞,同人之信誓旦旦,曾不与以丝毫之信用,夫复何言,窃思同人同为国人,爱护国宝,奚敢后人,加以缔造故宫博物院历经艰巨,关系深切,历史可证,注意此事,当较各界诸公为尤甚,则保障故宫古物之完整,其志有如皦日,问心实亦无愧,无论何方有盗卖抵押



故宫文物在南迁途中碰到了巨大困难

均资料图片

之举,自当与各界同志誓死抵抗,一息尚存,此心不渝,至于本院古物之提取,陈列装箱等事,例有组单,……何以国难方张,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,而乃以无稍谰言,横加诬蔑,凡有血气,能不痛心,然则诚将终于不加准备,以远嫌避谤得乎,此同人之愚,窃所不解者也,总之,各界诸公,其爱护古物,勗勉同人之意,敢不拜嘉,而事实所在,国誉所关,浮议之不可尽信,虑危之必宜沈思,则此处疑难之顷,尤同人所愿与诸君子共勉者耳,敢布区区,即希公鉴,诸惟亮誉为幸。《故宫博物院之声明 对处分金器及传闻抵押古物均加以辩明》,北平《华北日报》1932年9月4日)

其中指责陈寅恪等人:“而文人学士有识之流,亦复不蒙省察,为此不经之谈,加以肯定之语。”“何以国难方张,在同人正欲尽力图存之际,而乃以无稍谰言,横加诬蔑,凡有血气,能不痛心。”估计陈寅恪他们不会接受故宫的这套说辞,他们发表公函的目的明显是要南京政府方面来答复。因而时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中委张群登报辟谣说香港《工商日报》8月24日的消息不实:“阅之不胜骇异,查鄙人此次奉命北来,本因对外问题,有所接洽,中央突聘任鄙人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,以在汉尚有职务,无暇兼顾,迭电坚辞,决不担任,关于故宫之事,毫无所知,贵报所载各节,纯属无根,未免混乱听闻,应请迅予更正为荷,此致香港工商日报,张群九月三日。”《古物问题讹传张群致函香港辨正》,北平《华北日报》1932年9月5日)而北平商会与上海各大学教授会也分别发表声明,对故宫博物院进行质问。

读者叶榛为此发表长篇评论说:“近阅报章,关于谣传政

府拍卖北平古物一事,屡有长篇之记载,于是杯弓蛇影,已惹起群众之疑猜,而最足以炫耀吾人之眼帘,似为事实上有所证明者:北平则有某大学教授等所致军政要人呼吁之一电,南粤则有一般所谓党国先进等,所致政府探询事实之一电,一时举国哗然,转相告语,几疑此种有关文化上之古物,已由政府签订密约,行将运出中国海,而稳渡其太平洋!从兹黄鹤一去,故宫为空,珍宝丧失,文化受损,不复再与祖国人士一相见然!诚可怪也。”《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》,天津《大公报》1932年10月11日、13日)

当时社会上到处是关于政府迁移抵押故宫古物给美国的传闻,尽管流言渐渐平息,而北平古物南迁的事却浮出水面。1932年10月,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江瀚、刘复、徐炳昶、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“文化城”,想藉此阻止北平文物南移。对于迁移古物事,南京还几次辟谣(《华北日报》1933年12月6日)。1933年初榆关事起,日军逼近热河边境,平津危急,国民政府考虑把北平的文物迁移到京沪去,而支持与反对者都有。故宫理事会代理理事长江瀚,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,图书馆长袁同礼,古物馆马衡均反对迁移,而文献馆长张继主张迁移最力。《北平晚报》1933年2月2日;《华北日报》1933年1月10日、11日)北平市自治筹备会代表周肇祥也因此被当局下令逮捕,说他“勾结伪国,反对古物南迁”。《短评:周肇祥送法院侦查》,《北平晚报》1933年2月7日)

胡适对此的意见是:“余不赞成迁移之举。第一因在国际

人士监视之下,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,第二,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,迁移颇非易事,譬如迁移五千箱,在途中要是损失五箱,或万一再遇临城劫车案时,则责任谁负?第三,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,故余以为非万万不得已时,决不应轻于迁移,如必须迁移,事先应有充分准备,最好中央在上海南京先筹备两个博物院,将故宫古物中之重复者,迁移京沪两博物院陈列,事较轻而易举,若全部迁移大可不必云。”《胡适反对古物迁移中途损坏或遇变谁负责?赞成将古物重复者送京沪陈列》,《北平晚报》1933年1月30日)

结果反对的意见无效,榆关失守后,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将北平古物分批运至京沪。2月7日,故宫第一批文物专车离平,到5月16日,已经运出五批文物。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甚至说要拍卖故宫古物以充军费(《华北日报》1933年2月12日)。对于押卖故宫古物事,南京政府终于在2月17日答复说:“又日来外间颇传中央拟古物押借抗日军费之说,当局对此亦已力予否认,并谓此次运京者,多系红本档案,决不能作为押款之用云。”《南运古物存放中央医院 当局否认押款说》,《北平晚报》1933年2月17日)

对于这批故宫档案,顾颉刚曾表示关切:“故宫档案,全迁沪上,深恐黄梅雨后,箱中生蠹虫,数百年不亡于北平者而一二年亡于上海。因作志希书,劝其在京设法,开馆保存之,且用中央大学学生作整理之事。”(1933年4月12日记,《顾颉刚日记》卷三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34页)